



文史通義卷三

內篇三

會稽章學誠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

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

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

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

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

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

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質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

誦之閒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浙江書局補刻

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

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

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

收之矯誣沈灼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

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

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

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爲

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

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

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

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

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  
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  
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  
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  
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  
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  
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  
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  
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  
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  
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  
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遺叢

內篇三

二

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毘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  
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  
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  
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違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  
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  
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  
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  
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  
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  
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木而逐  
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



嘗謂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諉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稅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

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肯於名教而格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



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大夫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四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人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



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爲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五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



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六

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

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

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

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

漢書爲太史公隋志

始曰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

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

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

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

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駟爲

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爲之注者猶若千家則皆闡其家學者

也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爲文也體既濫

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憲微難喻之故



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複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抵牾複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閒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七

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尙有松之章懷爲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旣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畧尙存餼芋於一綫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爲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爲近代之良法也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爲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爲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



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槩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淨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點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疎密心術之誠僞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爲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旣如彼揆之後世繁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韋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八

浙江書局補刻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後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載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後世苟無傷於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如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爲典爲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爲傳而非經而易繫亦止稱爲大傳其後悉列爲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後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



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爲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爲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爲書與後世箋註自不同也後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後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爲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爲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羣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後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爲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圍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今必以爲不居史職不宜爲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爲經師又豈宜更爲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爲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爲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九

者輒爲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爲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爲警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爲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爲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爲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爲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爲私傳耶若但爲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爲己居其官卽可爲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爲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爲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涓母趙娥爲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



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爲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爲立傳  
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  
生而爲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爲之傳左氏傳經體也  
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  
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  
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卽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  
傅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  
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解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爲三家之  
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爲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  
著無可參互詳畧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爲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

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  
左遷小人涎利搆譏羣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

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譁張  
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

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遊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  
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

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  
體公卿則有兵部尙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

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寶

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真喪心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  
采蓋有排麗如碑誌者庾信邱乃敷敦崇傳之類陸文學自立  
言有寄託者王承福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投贈類序引者強居  
類之俳諧爲遊戲者毛穎傳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  
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  
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  
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爲明目  
能聞雷霆不爲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  
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  
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十一

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爲貴創見焉  
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  
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  
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  
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  
意焉爾

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  
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  
極乃卽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  
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



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  
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  
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夫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  
又謂主人之厚已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  
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  
家之酒酸也

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  
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  
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  
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  
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十二  
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  
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  
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  
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  
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  
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  
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  
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  
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未流無識爭相詬訾與夫勉爲解紛調



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卽僞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况後學之曉曉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十三 浙江書局補刻

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卽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此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疾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眞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



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自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宇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攷訂不能無疎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如何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十四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鬪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褻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粹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峯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



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已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天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筌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卽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卽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卽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并掉者氣所蕩也其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五

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卽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徒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



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  
以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懦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  
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  
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眞知者  
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閒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  
而有是言則朱子眞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  
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卽不得爲通人也夫  
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  
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  
帛卽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卽以是義責  
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文德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六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  
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  
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  
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  
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流皆言德  
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  
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學有識又有文之德  
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  
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  
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  
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  
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



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悞於先而司馬再悞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况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十七

爾

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六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疑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

文理

偶於良字案閒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字啞然失笑以謂已亦厭觀之矣其書



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錄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六

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闕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祀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侔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揣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



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十九

浙江書局補刻

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元其所謂鈎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授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



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二十

浙江書局補刻

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據爲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



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  
一已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  
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

采之間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爲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後錄

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許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

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

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

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篇之終以李斯駭議皆非木人所撰蓋爲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

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爲

著作之始袁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

章氏遺書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五

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叙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

篇蓋各爲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彙次

諸體哀焉而爲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

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

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

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云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

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爲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

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

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

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爲之

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

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與誠僞之判也勢屢變



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或况滔滔之靡有抵極者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班志而後授矣且七畧分家亦有未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尙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

浙江書局補刻

一變亦其時勢爲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旣倒之後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何可得耶且名者實之寶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卽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讐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起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併總集別集爲三類遂爲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



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口

收爲總集隋志然唐志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爲一類遂爲

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

學之傳習夫漁仲校讐義例最精猶外異若此則俗

已久也雕龍史抄如史漢異義文士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

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

目何得而分之文士傳史類也抄

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

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

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元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

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

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

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邱有鬼歧路亡羊而

章氏遺書

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

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

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爲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爲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

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爲大成而章爲分闕之證也要在文

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

文字繁多爰有較讐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章爲計大約篇從

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爲書後於竹簡故周

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

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爲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卽爲後世幾卷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其大較也然詩經爲篇三百而爲卷不過二十有八尙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爲篇篇之爲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繫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卽古人之所爲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狗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偏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爲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爲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入志爲三十卷遂開割篇狗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未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爲二宗室以一爲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併述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四

浙江書局補刻

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至於其閒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寫卽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郭用之崩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爲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爲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爲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爲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爲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爲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爲之界其



好古而標卷爲名從質而標冊爲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寥寥短篇孤行於世盡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爲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

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

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

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爲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爲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爲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

而銖銖分卷以爲題籤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

宋志閒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

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

宜強改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五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歷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爲文質損益分之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爲乎其所得不爲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支名質名爲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爲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誥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爲意必也其前人所畧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



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歷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爲冢宰故制作禮樂爲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關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旣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義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歷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歷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爲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六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爲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旣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後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卽辨駁太過以爲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閒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七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卽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其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



此則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未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碁琢雕紅女之傳締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怵怵動者不覺赧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

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耶

###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豫其終身而欲假



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穉也螻蛄不知春秋朞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閒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致者也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

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

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

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

生也螻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

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減百年之期感所以謂之盡

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



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邁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晝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爲己而騫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向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筭之見也此篇蓋有爲而發是亦爲誇多鬪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感遇

古者官師政教出於一秀民不藝其百畝則餼於庠序不有恆業謂學業必有恆產無曠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習於師儒於是始有

失職之士孟子所謂尚志者也進不得祿享其恆業退不得耕穫其恆產處世孤危所由來也士與公卿大夫皆謂爵秩未有不農不秀之閒可稱尚志者也孟子所言

正指爲官失師分方有此等品目聖賢有志斯世則有際可公養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際蓋難言也夫子將至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

推荆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齊時于致徐



式之言有客進留行之說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疎則有介紹旁道  
維持調護時勢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聖賢進也以禮退也以義  
無所撓於外故自得者全也士無恆產學也祿在其中非畏其耕  
之餒勢有不暇及也雖然三月無君則死無廟祭生無宴樂霜露  
怛心妻京相弔聖賢豈必遠於人情哉君子固窮枉尺直尋羞同  
詭御非爭禮節蓋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時者隱居下  
位後世下位不可以倖致也古之不爲仕者躬耕樂道後世耕地  
不可以倖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後世竭貪倖之術而求之猶不得  
也故責古之君子但欲其明進退之節不苟慕夫榮利而已責後  
之君子必具志士溝壑勇士喪元之守而後可聖人處遇固無所  
謂難易也大賢以下必盡責其喪元溝壑而後可亦人情之難者  
也商鞅浮嘗以帝道賈生諍對於鬼神或致隱凡之倦或逢前席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

浙江書局精刻

之迎意各有所爲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賈  
操文帝之所難也韓非致慨於說難曼倩託言於諧隱蓋知非學  
之難而所以申其學者難也然而韓非卒死於說而曼倩尙畜於  
俳何也一則露鍔而遭忌一則韜鋒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難以學  
術用天下而難於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古今時異勢殊不可不  
辨也古之學術簡而易問其當否而已矣後之學術曲而難學術  
雖當猶未能用必有用其學術之學術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  
之遭遇未責其當否先責其工拙學術當而趨避不工見擯於當  
時工於遇而執持不當見譏於後世溝壑之患逼於前而工拙之  
效驅於後嗚呼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  
難哉且顯晦時也窮通命也才之生於天者有所獨而學之成於  
人者有所優一時緩急之用與一代風尚所趨不必適相合者亦



勢也劉歆經術而不遇孝武李廣飛將而不遇高皇帝古以爲惜矣周人學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學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塗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卽爲上之所求相須綦亟而相遇終疎者則又不可勝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頗牧而魏尚不免於罰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眞臚不免於疎遠則非學術之爲難而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良哉其難也望遠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覺也追往事者哀樂無端處其境而不知也漢武讀相如之賦嘆其飄飄凌雲恨不得與同時矣及其既見相如未聞加於一時侍從諸臣之右也人固有愛其人而不知其學者亦有愛其文而不知其人者唐有牛李之黨惡白居易者絨置白氏之作以謂見則使人生愛恐變初心是於一人之文行殊愛憎也鄭畋之女諷詠羅隱之詩至欲委身事之後見羅隱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

貌寢因之絕口不道是於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愛憎自出於黨私才貌分去取則是婦人女子之見也然而世以學術相貴讀古人書常有生不並時之嘆脫有遇焉則又牽於黨援異同之見甚而效鄭畋女子之別擇於容貌焉則士之修明學術欲求寡過而能全其所自得豈不難哉淳于量飲於斗石無鬼論相於狗馬所謂賦關雎而興淑女之思咏鳴鹿而致嘉賓之意也有所託以起興將以淺而入不特詩人微婉之風實亦世士羔雁之質欲行其學之不得度時人之所喻以漸入也然而世之觀人者聞關雎而索河洲言鹿鳴而求莘野淑女嘉賓則棄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樂易而畏難喜同而惡異聽其言而不能察其言之所謂者十常八九也有賤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難也則又舍其所長而強其所短力趨風尚不必求雁於心風尚豈盡無所取



哉其開之者嘗有所爲而趨之者但襲其僞也夫雅樂不亡於下里而亡於鄭聲鄭聲工也良苗不壞於蒿萊而壞於莠草莠草似也學術不喪於流俗而喪於僞學僞學巧也天下不知學術未嘗不虛其心以有待也僞學出而天下不復知有自得之眞學焉此孔子之所以惡鄉愿而孟子之所爲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爲是僞者自謂所以用其學術耳昔者夫子未嘗不獵較而簿正之法卒不廢兆不足行而後去也然則所以用其學術之學術聖賢不廢也學術不能隨風尚之變則又何必聖賢雖梓匠輪輿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學而遇與不遇聽乎天昔揚子雲早以雕蟲獲薦而晚年草元寂寞劉知幾先以詞賦知名而後因述史減譽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

辨似

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言者心之聲善觀人者觀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託於善也善觀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己矣夫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謂誠然也夫言不由中如無情之訟辭窮而情易見非君子之所患也學術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爲言之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咫尺之間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天下之言本無多也言有千變萬化宗旨不過數端可盡故曰言本無多則萬變不齊者也以萬變不齊之人而發爲無多之言宜其迹異而言則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門城內之人千萬出門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從出者止四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當其發軔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襲也非投東而僞西也勢使然也



樹藝五穀所以爲烝民粒食計也儀狄曰五穀不可不熟也問其何爲而祈熟則曰不熟無以爲酒漿也致民蠶桑所以爲老者衣帛計也蚩尤曰蠶桑不可不植也詰其何爲而欲植則曰不植無以爲旌旗也夫儀狄蚩尤豈不誠然須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賴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爲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神化神妙之說所由來也夫陰陽不測不離乎陰陽也妙萬物而爲言不離乎萬物也聖不可知不離乎充實光輝也然而曰聖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滯於迹卽所知見以想見所不可知見也學術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學膚受泥迹以求之其眞知者以謂中有神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不學無識者窒於心而無所入窮於辨而無所出亦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四

曰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謂列御寇曰人將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則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則爲人所保矣故天下惟中境易別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恆相似也學問之始未能記誦博涉既深將超記誦故記誦者學問之舟車也人有所適也必資乎舟車至其地則舍舟車矣一步不行者則亦不用舟車矣不用舟車之人乃託舍舟車者爲同調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程子見謝上蔡多識經傳便謂玩物喪志畢竟與孔門一貫不似

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挫折也必盡其挫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單頓也然當身從



旋折之際神無初見之至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吾見今之好學者初非有所見而爲也後亦無所期於至也發憤攻苦以謂吾學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繫之舟雖日馳千里何適於用乎乃曰學問不可以憚煩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辭則所以載之之器也虛車徒飾而主者無聞故溺於文辭者不足與言文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其指遠其辭文書曰政貴有恆辭尙體要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則古昔稱先王傳曰辭達而已矣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也蓋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醜人見之者不約而有同然之情又不關於所載之理者卽文之理也故文之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五

至者文辭非其所重爾非無文辭也而陋儒不學猥曰工文則害道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

陸士衡曰雖杼軸於予懷枕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蓋言文章之士極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與古人同便爲傷廉愆義雖可愛之甚必割之也韓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勦襲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爲宗蓋與辭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遼擴故籍紛掇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無傷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無意而偶同則其委折輕重必有不盡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無傷者二也著書宗旨無多其言則萬千而未有已也偶與古人相同不過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無傷者

三也吾見今之立言者本無所謂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



之旨則皆古人所已具也雖然此則才弱者之所爲人一望而知之終歸覆瓿於事固無所傷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襲其意焉同時之人有創論者申其意而諱所自焉或聞人言其所得未筆於書而遽竊其意以爲己有他日其人自著爲書乃反出其後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彌縫其隙而更張其端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蘊焉自非爲所竊者覲面質之且窮其所未至其欺未易敗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嘗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隱始可攻也然而盜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厲矣而當時之人且曰某甲之學不下某氏某甲之業勝某氏焉故君子惡夫似之而非者也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賢者各得其所長不肖者各悞於所似誨人不倦非瀆蒙也予欲無言非絕教也好古敏求非務博也一以貫之非遺物也蓋一言而可以無所不包雖夫子之聖章氏遺書

卷三 文史通義 內篇三

三六 浙江書局補刻

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賢與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無如何也孟子善學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義夫子爲東周而孟子王齊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然而天下之誤於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苟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一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眾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鼠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鼠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



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許釋通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許方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許家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却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蹟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疎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怪乃輕其家邱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鸚雀假鵬鶚之翼勢未舉而先墮矣况鵬翼乎故修辭不怠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

又采辭致不如諸



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眞爲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瑗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

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

初者譬如馬班並有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

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餘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

觀其所引一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似逸書猶存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

文而不必已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

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檣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

邊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

同取異用而不帶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鏗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

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

有所得者卽神奇無所得者卽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

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

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

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

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枯槁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

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

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

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

董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四

浙江書局補刻

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

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

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

先後有補救而同時解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

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

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讒而未而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

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

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

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

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



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

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為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實矣

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

如論衡最為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

者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支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五

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為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為止故筆簡而著形眾也夫聲色齊於耳自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為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為其半而不可為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

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為其全而不可

為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

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



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  
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  
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  
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  
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  
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悞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

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豈後世文學之士聰

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

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闕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

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髻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六

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

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

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

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

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尙鄭許今之風尙如此此乃學古非卽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

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

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

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

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

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傳公羊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誣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掉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卽是也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七

浙江書局補刻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狗世之所尙是猶旣飽而進梁肉旣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狗焉是猶方飽梁肉而進以餼秕方擁狐貉而進以裋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尚美玉者必競砮砮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

居二三也

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

然而魚目砮砮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

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砮砮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砮砮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砮砮聽用聽用易恆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砮砮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砮砮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鳩之地必有犀焉瘴



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  
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已守殘而失之陋劉  
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  
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  
亂劉知幾史通揚摧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  
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  
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  
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  
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  
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八

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

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其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

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慎於治

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

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所不能充類至

乎今之僞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

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

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會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

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

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

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知難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



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讀其書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讀其書知其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詞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愛與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章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遠謫長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九

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貢絕世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卽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卽如韓之讒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

凡封己護前不服善者皆

不甚自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眞賞夫言



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頰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爲華而漫云華足  
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已萬不得  
一若夫人之學業固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  
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  
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  
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走  
者衆矣亦能知同走之心歟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  
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  
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  
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  
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  
廣裴駙伏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十

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况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  
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  
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  
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  
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  
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已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  
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  
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  
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屈折  
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閤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  
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易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為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莽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絕不為通而嚴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漢氏之初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議左穀業韓詩者不雜齊魯專門之業斯其盛也自後師法漸衰學者聰明旁溢異論紛起於是深識遠覽之士懼爾雅訓詁之篇不足以盡絕代離辭同實殊號而綴學之徒無由彙其指歸也於是總五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經之要辨六藝之文石渠雜議之屬班固藝文志五經雜議十八篇始離經而別

自為書則通之為義所由倣也劉向總校五經編錄三禮其於戴

氏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而義非專一若檀弓禮運諸篇俱題

通論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經通義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劉向五經通義九

卷然唐以前記傳無考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應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

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浸失而經解論議

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為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

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甯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異同五經異義賀瑒何休公羊墨守鄭元駁喪服經傳異同五經異同評然否議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為書則有

六藝鄭元聖證王肅匡謬唐顏師古兼明宋邱光庭諸目其書雖

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



名夏書在傳稱虞書為夏書馬融鄭元王肅三家首國語國策

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亦題虞夏傳班固五行地

上溯夏周遷之略不必以漢為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

法立離合銓配惟禮是視固未嘗別為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

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編

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

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

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

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為詳略而編次

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為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

彙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倣乎孔蕭孔道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

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為正史

章氏遺書余因文史通義內篇四

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為紀綱通或以詞章存文獻選史部

之通於斯為極盛也大部總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

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元德之屬則擢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

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周禮

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驢釋史異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范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

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為九朝書標

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為代傳統為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

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眼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

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

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

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

而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琴操再變而入於俗



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三變而入於唐師講章存

淺達之類支離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

莫術甚於語錄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為史鈔史

通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再變而流為策士

著錄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倣通典而析次比實為類三變而流

為兔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

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為四部類

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為

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為集也四部

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紜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

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制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併省

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詁語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十三

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詎諒史書因襲相沿

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

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專門之

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勦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

先儒成說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

為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

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使銓配四曰

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

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

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徵新王興瑞即一事

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為立傳禪位

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複也通志總合為書事可互見文無重



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  
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  
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易

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

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

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

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

諸臣之上以為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

傳不盡以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

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借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

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何謂平是非夫曲

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

章氏遺言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十四

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

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為書各有裁制許略

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

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劉焉范異於陳統合為編庶幾免此

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

朔紀傳斷代為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紀乃參半也惟

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荆潭終其紀

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剪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

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

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

補前入所謂憑藉之資易為力也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

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



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  
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爲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  
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  
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爲  
品目作者不爲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  
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悞仍原  
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  
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  
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  
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遠韓靈敏諸人幾何不  
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五

說文訓通爲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  
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古人  
離合揆著不言而喻漢人以通爲標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則其體  
例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劉秩政典爲未盡而上達於  
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亦標其  
名謂之國朝通典乎旣曰國朝畫代爲斷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  
不思其義者也六卿聯事職官之書亦有通之義也奈何潘迪取  
有元御史之職守亦名其書謂之憲臺通紀耶又地理之學自有  
專門州郡志書當隸外史詳外篇亭州志議前明改元代行省爲十三布  
政使司所隸府州縣衛各有本志使司幅員旣廣所在府縣懼其  
各自爲書未能一轍也於是哀合所部別爲通志通者所以通府  
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縣山川人物分類  
爲編以府領縣以縣領事實人文摘比分標不相聯合如是爲書



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又何所取於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領不過數十州縣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爲虞良由識乏通材遂使書同胥史矣

### 橫通

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擬也有專門之精有兼覽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則不能爲良各有其不相謀謀則不能爲鑿然通之爲名蓋取譬於道路四衝八達無不可至謂之通也夫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於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衝八達不可達於大道而亦不得不謂之通是謂橫通橫通之與通人同而異近而遠合而離

老賈善於販書舊家富於藏書好事勇於刻書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禮失求野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章氏遺書

###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十六

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訪也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藝業之得接於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習聞清言名論而胸無智珠則道聽塗說根底之淺陋亦不難窺周學士長發以此輩人謂之橫通其言奇而確也故君子取其所長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無如學者陋於聞見接橫通之議論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魚目混珠清流無別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於橫也江湖揮塵別開琴工碑匠家風君子所宜慎流別也徐生善禮容制氏識鏗鏘漢廷討論禮樂雖宿儒者學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議禮樂者豈可不與相接然石渠天祿之議論非徐生制氏所得參也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

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則如徐生之禮容制氏之鏗鏘爲補於



禮樂豈少也哉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是  
禮有玉帛而織婦琢工可參高堂之座樂有鐘鼓而鎔金制革可  
議河間之記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  
流斯無惡矣

評婦女之詩文則多假借作橫通之序跋則多稱許一則憐其色  
一則資其用也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俾略知臭味之人詳晰辨  
之有不可欺者矣雖然婦女之詩文不過風雲月露其陋易見橫  
通之序跋則稱許學術一言爲智爲不智君子於斯宜有慎焉  
橫通之人無不好名好名者陋於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  
流也有如師曠之聰辨別通於鬼神斯惡之矣故君子之交於橫  
通也不盡其歡不竭其忠爲有試之譽留不盡之辭則亦足以相  
處矣

章氏遺書

繁稱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七

嘗讀左氏春秋而苦其書人名字不爲成法也夫勿名冠字五十  
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此則稱於禮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  
氏則隨意雜舉而無義例且名字諡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  
之中錯出互見苟非註釋相傳有受授至今不復識爲何如人是  
以後世史文莫不鑽仰左氏而獨於此事不復相師也

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  
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或官李將軍或直

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

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  
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况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並直  
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



從而爲之辭則害於道矣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稱人不名不姓多爲諧隱寓言觀者乍覽其文不知何許人也如李曰隴西王標瑯琊雖頗乖忤猶曰著郡望也莊姓則稱漆園牛姓乃稱太牢則詠嘲諧劇不復成文理矣凡斯等類始於駢麗華詞漸於尺牘小說而無識文人乃用之以記事宜乎試牘之文流於萬軌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歐會諸君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而宋元三數百年文辭雖有高下氣體皆尙清真斯足尙矣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則盡入而有號一號不止而且三數未已也夫上古淳質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尙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於尊者多避名而稱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號則何說也流及近世風俗日靡始則去名而稱字漸則去字而稱號於是卑行之於所尊不但諱名且諱字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六

諱其字以爲觸犯豈不諂且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稱號號之原起不始於宋也春秋戰國蓋已兆其端矣陶朱鴟夷子皮有所託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諸子自隱姓名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皆非無故而云然也唐開元間宗尙道教則有真人賜號南華冲虛之類法師賜號葉靖法師之類女冠賜號太真玉童之類僧伽賜號三藏法師開元今以類舉及之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後乃逮於隱逸陳搏林逋之類尋播及於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賜雖非典要猶非本人自號也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已死者同於謚法未死者同於頭銜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

自號之繁傲於郡望而沿失於末流之已甚者也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凡稱名者不用其所居之本貫而惟以族姓著望冠



於題名此劉子元之所以反見笑於史官也沿之既久則以郡望爲當時之文語而已矣既以文語相與鮮新則爭奇弔詭各隨其意自爲標榜故別號之始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此足徵爲郡望之變而因託於所居之地者然也漸乃易爲堂軒亭苑則因居地之變而反託於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則因其地而後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後乃不必有其室者構空中之樓閣矣識者但知人心之尙詭而不知始於郡望之濫觴是以君子惡夫作偏也

峰泉溪橋樓亭軒館亦既繁複而可厭矣乃又有出於諧聲隱語此則宋元人之所未及開而其風實熾於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者爲號或取字形離合者爲號夫盜賊自爲號者將以惑衆也赤眉黃巾其類甚多娼優自爲號者將以媚客也燕鶯媚素之類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紛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九

紛稱號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因多改名懼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屢逸之因轉賣之婢其名必多所謂無如何也文人旣已架字而立號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顧一號不足而至於三且五焉噫可謂不憚煩矣

古人著書往往不標篇名後人較讐卽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標書名後世較讐卽以其人名書此見古人無意爲標榜也其有篇名書名者皆明白易曉未嘗有意爲弔詭也然而一書兩名先後文質未能一定則皆較讐諸家易名著錄相沿不察遂開歧異初非著書之人自尙新奇爲弔詭也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有書本全而爲人偏舉者有書本偏而爲人全稱者學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質



而著錄從文者老子本無經名而書尊道德莊子本以人名而書著南華之類是也

漢稱莊子唐則勅尊南華真經在開元時隋志已有南華之目

日本名文而著錄

從質者劉安之書本名鴻烈解而漢志但著淮南子外蒯通之書本名雋永而漢志但著蒯通本名之類是也

雋永一十八首見書本傳與志不符

呂覽屈原二十五篇離騷其首篇而後世竟稱騷賦之類是也

劉向

名之楚辭後世遂為專部書名本偏而為人全稱者史記為書策紀載總名而後人專名太史公書孫武八十餘篇有圖有書而後人即十二篇

已詳較雖亦

稱為孫子之類是也此皆較譬著錄之家所當留意

雖亦

稱名之弔詭矣

子史之書名實同異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興皆出後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人綴集故因人立名以示誌別東京訖於初唐無他歧也中葉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標識集名會昌一品元白長慶之類抑亦支矣

然稱舉年代猶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獨孤或以官名韓

翰林猶有所取至於詼諧嘲弄信意標名如錦囊李松忘筌楊懷披

沙李咸屠龍能聲書沈漫編元紛紛標目而大雅之風不可復作

矣

子史之書因其實而立之名蓋有不得已焉耳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篇什散著則皆因事而發各有標題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詩集文因其散而類為一人之言則即人以名集足以識矣上焉者文雖散而宗旨出於一是固子史專家之遺範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為一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其文與詩既以各具標名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人心好異而競



爲標題固已侈矣至於一名不足而分輯前後離析篇章或取歷  
官資格或取遊歷程途富貴則奢張榮顯卑微則醞釀寒酸巧立  
名目橫分字號遂使一人詩文集名無數標題之錄靡於文辭篇  
卷不可得而齊著錄不可從而約而問其宗旨核其文華黃茅白  
葦毫髮無殊是宜概付丙丁豈可猥塵甲乙者乎歐蘇諸集已欠  
重也近代文集逐狂  
更甚則無理取鬧矣

匡謬

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觀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  
一篇之旨也至於篇第相承先後次序古人蓋有取於義例者焉  
亦有無所取於義例者焉約其書之旨而爲之無所容勉強也周  
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  
說焉易義雖不盡此此亦易義所自具而非強以相加也吾觀後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浙江書局補刻

人之序書則不得其解焉書之本旨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觀於  
古人而有慕則亦爲之篇序焉猥填泛語強結韻言以爲故作某  
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謂淮南太史班固揚雄何其惑耶夫作  
之述之誠聞命矣故一故二其說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  
必有其義盈天地間惟萬物屯次乾坤之義也故受之以屯者蓋  
言不可受以需訟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  
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稱次第也後人序篇不過言斯篇之不可  
不作耳必於甲前乙後強以聯綴爲文豈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  
蒙之相次乎是則摹易序者不如序詩書之爲得也詩書篇次豈  
盡無義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六藝垂教其揆  
一也何必優於易序而歉於詩書之序乎

趙岐孟子篇序  
尤爲穿鑿無取

夫書爲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



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易有兩儀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元九九爲八十一潛虛五五爲二十五擬易之書其數先定而後摛文故其篇章同於兵法之部伍可約而計也司馬遷著百三十篇自謂紹名世而繼春秋信哉三代以後之絕作矣然其自擬則亦有過焉者也本紀十二隱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紀分割莊襄以前別爲一卷而末終漢武之世爲作今上本紀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數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紀元十二時世適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則歎也漢儒求古多拘於迹識如史遷猶未能免此類是也然亦本紀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則曰十二本紀法十二月也八書法八風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就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如其說則表法十干紀當法十二支豈帝紀反用地數而王侯用天數乎歲未及三何以象閏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責實觸處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諸家多沿其說或取陰陽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則併於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寧使續鳧斷鶴要必象數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難合九章近如鄧氏函史之老陽少陽景岳全書之八方八陣則亦幾何其不爲兒戲耶

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藝之文今具可識矣蓋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

典謨貢範之屬是也

帝典臯陶謨禹貢洪範皆古經定名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類皆非定名

無定之

各風詩雅頌之屬是也

皆以章首二字爲名

諸子傳記之書亦有一定之名

與無定之名隨文起例不可勝舉其取辨甲乙而無深意則大略

相同也

象數之書不在其例

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二十篇固六藝之奧區



矣然學而爲政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標名無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萬章之徒所記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誦法論語之書也梁惠王與公孫丑之篇名則亦章首字句取以標名豈有他哉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爲鑿也師弟問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異哉說者以爲衛靈公與季氏乃當世之諸侯大夫孔子道德爲王者師故取以名篇與公冶雍也諸篇等於弟子之列爾孟子篇各有梁惠王滕文公皆當世之諸侯而與萬章公孫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就如其說則論語篇有泰伯古聖賢也堯曰古聖帝也豈亦將推夫子爲堯與泰伯之師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豈將以先祖爲弟乎且諸侯之中如齊桓晉文豈不賢於衛靈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爲賢不應取此也 晏嬰蓬瑗豈不賢於季氏同在章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十三

中何不升爲篇首而顧去彼取此乎孟子之於告子蓋卑之不足道矣乃與公孫萬章躋之同列則無是非之心矣執此義以說書無怪後世著書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會篇名強爲標榜蓋漢儒說經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然漢儒所以爲此豈竟全無所見而率然自伸其臆歟余曰此恐周末賤儒已有開其端矣著書之盛莫甚於戰國以著書而取給爲干祿之資蓋亦始於戰國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奪而國策多有爲人上書則文章重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憤之篇秦王見之至恨不與同生則下以是干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則矜榜起而飾僞之風亦開余覽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謂戰國諸侯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



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悞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豈有道德可爲人師而諸侯卿相漫無擇決概焉相從而請業哉必有無其事而託於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國策一書多記當時策士智謀然亦時有奇謀詭計一時未用而著書之士愛不能割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如蘇子之於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徵也然則貧賤而託顯貴交言愚陋而附高明爲伍策士諛詐之風又值言辭相矜之際天下風靡久矣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遂謂聖賢道德之隆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而後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嗚呼此則囿於風氣之所自也

假設問答以著書於古有之乎曰有從實而虛者莊列寓言稱述堯舜孔顏之問答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虛而實者屈賦所稱漁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十四

父詹尹本無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爲寓也有從文而假者楚太子與吳客烏有先生與子虛也有從實而假者公穀傳經設爲問難而不著人各是也後世之士摘詞採藻率多詭託知讀者之不泥迹也考質疑難必知真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則稱或問恐其以虛構之言悞後人也近世著述之書余不能無惑矣理之易見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筆於書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設問則已迂矣必欲設問或託甲乙仰稱或問皆可爲也必著人以實之則何說也且所託者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而少有聲望者也否則不足以標榜也至取其所著而還詰問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誣乎且問答之體問者必淺而答者必深問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僞託於問答是常以深日是者自予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於著述



苟足顯其義而折是非之中雖果有其人猶將隱其姓名而存也厚况本無是說而強坐於人乎誣人以取名與劫人以求利何以異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於義有問答是則在於文勢則然初不關於義有伏匿也倘於此而猶須問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己文之起伏焉則是假推官以叶韻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誇上官者上官召之適與某推官者同見上官詰之其人復吟詩以自解而結語云問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懼無以自白退而詰其何爲見誣答曰非有他也借君銜以叶韻爾

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闢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十五

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爲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爲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後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爲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爲誌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爲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繙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



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倩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爲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 質性

法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章氏遺書

###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浙江書局補刻

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



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形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嚼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弔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七

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墜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



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適調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畧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皁隸亦未聞其必靳有用也豕腹饕餮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辯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鱗鱉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狴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愷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賡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



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溼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 黠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狗名而忘實弁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五

浙江書局補刻

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狗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尙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已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有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憾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既爲集中之傳記卽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



以備後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黠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歷算家有其書矣哀錄歷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讐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矣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矣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歛獻以史相接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啟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爲其許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欺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



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已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已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白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牽爾見陋矣况稱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遊觀而末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始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於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聞之大概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實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



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已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入又博穎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卽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著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卽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



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曠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曠里之醜婦美而章氏遺書

卷四

文獻通義

內篇四

三三

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

平淮西碑本末略李愬功

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

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

凄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

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

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

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

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

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問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



錫鑿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  
城久頽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勸入緩工今則爲日更  
久圯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闕者以  
有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勸緩者以形其短初疑其入過虛  
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之說不約而同又嘗爲人撰節  
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稅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  
而其子則云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  
彼負慚且成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  
多不可更僕  
數矣亦間有形太過實難  
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  
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  
續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爲梁文定較注年  
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  
非真敬也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  
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本於學問外不關於  
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挾偏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  
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  
非所在亦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非者必曰  
無疵殆如詩賦必諧平仄然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  
爲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  
仄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  
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  
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  
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



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鍼名

名者實之質實至而名歸自然。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一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名安有見其爲實哉。好名者流徇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爲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後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爲治者也。何爲好名乃致忘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爲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益線之名以勸蠶。煖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飽煖相矜耀。必

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十五

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粃以充飽。隱裹敗絮以僞煖。斯乃好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煖也必欲飽煖之名。未有不強忍饑寒者也。

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真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直知人者不多也。以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爲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况智于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爲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後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後能徇一時之名也。蓋



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尚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鞠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學問之道與人無枝忌而名之所關枝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

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弔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爲後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迹也未始不與我爲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

而君子不以爲患焉浮氣息風尙平天下之大豈無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矜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衆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聖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衆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賢智之上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心駁槽棄體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後世苟



不公至今無聖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聖賢人衆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聖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衆也則天下真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自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七

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爲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驚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夫馬毛鬣相同也齧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鞮鞢而施以箝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聖賢豪傑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衆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術竊轡躑躅踉蹌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幃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爲之也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視嘏陳言哀輓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



夢駭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爲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文勝之習必欲爲辭爲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倣效濫觴流爲江河不復可埤闕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宣防資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爲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爲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輓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諡之意以爲其人之終始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爲無補又何市井閭架之足疑而學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輓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章氏遺書

卷四

文獻通義

內篇四

五

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輓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輓而恥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而間存者亦必別爲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

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此識好爲無謂之過忌反自矜爲有識大抵如此

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爲古所無也不知墓誌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誌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間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爲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誌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爲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詠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後人所闕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專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爲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聖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爲特著之奇也後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爲之辭所爲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今則無矣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尙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

李斯刻石

指題名碑

劉向奏書

指進呈錄

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

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三十九

發號高祿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

國家令典

郊

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

也推 恩循例羣臣

誥勅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

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羣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

聖人制作爲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聖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誇多而鬪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



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弔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覺覺苦塊之中杖而後能起朝夕哭無時尙有人焉能載筆而搗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文之自爲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爲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鴟鴞旣處飄搖不爲覘睨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爲之辭卽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爲人述考妣也顏氏曰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於男女周公爲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爲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爲元帝報許后卽不以內親爲忌伊古名臣擬爲冊祝制誥則追諡先朝册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章氏遺書

卷四

文史通義

內篇四

四十

代帝制以立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歎何非鬚眉之男子文人爲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後可然則爲夫述其妻必將闔寺而後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爲蓋以此哉



